

苏联如何建立了金日成政权

梁好民（言论人·共产圈问题专家）

一、苏联军进驻北韩

金日成是在 1945 年 12 月 17~18 日的朝鲜共产党北朝鲜分局第 3 次扩大执行委员会上，登上党责任秘书位置时，在北韩掌握共产党党权的。而后在被“选出”为于 1946 年成立的北朝鲜临时人民委员会委员长时，占据了政权的最高位。

从那时到今天的 41 年间，他一直稳坐在党权和政权的最高席位上。在共产党和新民党统合为北朝鲜劳动党的过渡时期（1946 年 8~1949 年 6 月），党中央委员会委员长的职位转由金斗奉担任，他虽停留在副委员长职，但实权仍掌握在他的手中。当 1949 年 6 月南朝鲜劳动党和北朝鲜劳动党合并为朝鲜劳动党时，他又被重新“选出”为党委员长。

但是，一方面他一直掌握了 46 年 2 月以来的政权机关的最高位。他虽稳坐了 41 年的权力宝座，但他没满足于此，而是完备了将来把自己的独裁权力继承给金正日的党的基础。这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是史无前例的一大突变。这样的金日成政权在 1945 年 8 月苏联军进驻北韩这一条件下是怎样形成的呢，让我们回顾一下 8·15 解放以后至 48 年 9 月“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成立时的过程吧。

1945 年 8 月 8 日苏联政府向因美国的原子弹袭击而濒临灭亡的军国主义日本宣战。与此同时，红军在沿海洲（夏伯洛布斯克、扎伯伊卡）的三战线开始了攻击，击溃了满洲的日本关东军。其中远东第一方面军第 25 军的各部队进入韩半岛东北部，太平洋舰队在海上进行了陆战队的登陆战。这样于 9 日占领了庆兴，11 日占领了雄基，12 日占领了罗津，14 日占领了清津和罗南。日本政府已于 8 月 10 日向联合国提议了接受波茨坦宣言（投降条件），并于 15 日投降。在日本投降后，红军于 21 日进入了咸兴、元山，23 日进入了开城，24 日进驻平壤。

在日本提出投降的第二天，即 10 日，美国国务省、陆军省、海军省统合委员会制定了将驻扎于韩半岛的日本军的投降以 38 度线以北为苏联军，38 度线以南为美军分别接管的方案，得到了杜鲁门总统的认可。此方案作为联合国太平洋最高司令部《命令第一号》于 8 月 15 日电传于斯大林，第二天苏联政府毫无异议地接受了这一方案。为接管日本驻扎军的投降任务，美苏两军在两分占领韩半岛的必要上，并没深思熟虑就匆匆划分的 38 线成为从那以后直至今天这国家无自卑的分界线，包括设定这条线的人和承认这设定的人在内，没有一个会预想到这线将会成为导致民族大分裂的警界线。

由 38 线分断的韩半岛并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美、苏的国家利己主义共同阴谋的产物，而且至今难寻这样的证据。38 线的分断悲剧至少不是最初的计划性结果。而将其视为美、苏两战胜国的自我中心性临时对策的结果更为恰当。

但在思想、政治体制、社会组织方面彻底相对立的美、苏不论出于任何理由两分占领韩半岛这一事实不能不包含着问题的重大性。而且在由联合国的战友突变为冷战敌手的状况下，事态就更深刻了。这样说并不意味着美、苏的占领政策是绝对同一的。在欧洲和东北亚，美国的政策均以自由开放主义为原则，而苏联则以封闭主义为原则。这根本由来于两国政治体制上的差异。这样，在韩半岛，38 线这一警界线因斯大林的北韩封闭政策而急速转变为丘吉尔的所谓“铁幕”。那么，占领 38 线以北的苏联军当局的政策是怎样展开的呢。

8 月 24 日向平壤派遣先遣队的苏联军于第二天在那方设置了北朝鲜驻军苏联军第 25 军司令部。奇斯查克夫队长任司令官。还有，直接指挥他的是沿海洲军管区军事会议委员史蒂科夫队长。他原来并不是军人，而是已于 1938 年担任过列宁格勒市党第二书记这一重要职责的党官僚。他并不在平壤长住，而是来往于沿海洲、莫斯科。但却掌握着对北韩统治的一切决定权。其后，他历任美、苏共同委员会苏联的首席代表和首位驻北韩苏联大使的事是我们仍记忆犹新的。

奇斯查克夫并不是韩半岛问题专家。他在平壤设置司令部，发表的最初声明极其平凡了对解放的“朝鲜人民”的鼓励，苏联军“创造了朝鲜人民能自由地着手于创造性努力的所有条件”

和他们的作用，对企业家们和劳动者们的生产号召，财产保护的保障和企业所的作业援助等。但声明中并没有大肆宣扬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体系。就连苏联所常用的“民主主义”这一用语也只字未提。但仅这些还并不能推测出苏联军司令部要在北韩做些什么。而且直至今日苏联也并没把解放以后的对北韩政策的立案决定过程公布于世，仍保守着秘密。这一点是与美国截然不同的。但是从苏联军进驻北韩后，表面化了的政治展开过程看，苏联的目标是什么就一目了然了。

二、各级人民委员会的设置

苏联军进驻北韩后，首先着手组织了各级人民委员会。日帝投降后，在解放氛围的烘托下，从狱中释放出来的，从地下走出来的，从避难处回来的民主主义者、宗教人士、共产主义者开始积极地活动起来。谁都认为当前的任务应是维持陷于空白状态的治安，在中央政府成立之前，组织一个能过渡性地担当行政业务的地方自治机关。这样，于45年8月17日在平壤组织了以曹晚植为委员长，以民族主义者为中心的平安南道建国准备委员会。虽在20名委员中，具有共产主义色彩的人不过3位而已。但这并不是因为意味性地排斥共产主义者，而是在平壤一带还没出现能影响结集民心的共产主义者。但是少数共产党不是以玄俊赫为中心组成朝鲜共产党平安南道党委员会，就是张时雨与此相对立组织了朝鲜共产党平壤市党。

平安南道以外的各道，以建国准备委员会、治安委员会、朝鲜民族执行委员会为名的地域自治机构，除去共产主义影响比较强的咸南北外，也几乎以民族主义者为中心开始活动起来了。但在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在苏联军进驻以前，没有一个以人民委员会或人民政治委员会为名的地方自治集团。

苏联军司令部一边说服并统合即将散发性对立的共产主义团体的同时，一边又在已自发性组织起来的自治团体上，将共产主义者的参加比例提高到与民族主义者相同的数，并开始将其名字改为人民组织委员会或人民委员会。这类情况最初发生在咸南。8月24日，奇斯查克夫飞至咸兴，一边承认了咸南的共产主义者协议会和建国准备委员会自发性统合体的朝鲜民族咸南道执行委员会，一边又操纵、指示了将两派的参加比例各为11名。然后于30日将其名改称为咸京南道人民委员会。

在平壤也使用了同样的做法。8月26日奇斯查克夫组织了曹晚植以下的建准侧民族主义者们的和玄俊赫以下的朝共平南地区委所属共产主义者，并指示各以16名进行同数的合作。这样出台的就是以曹晚植为委员长，以玄俊赫为副委员长的平安南道人民组织委员会。这并不是自主性组织的自治行政机构，而是按苏联军司令部的意思组织起来的机关。只是这名字并没有按共产党的要求称为人民委员会，而称为人民政治委员会是与建准侧的政治委员会主张折衷的结果。

以这种方式平安南道于8月31日出台了临时人民政治委员会，黄海道于9月2日出台了人民政治委员会，但因内纷不了了之，这样，于9月8日在黄海道出台了人民委员会。这些措施都依据于奇斯查克夫的指示。但咸京北道并没经过建准或其他过程就于9月直接组成了人民委员会。紧接着市、郡、面的各级地方人民委员会也于45年11月之前完成了其组织。

苏联军司令部不仅将从日帝接收的行政权移让于人民委员会，而且将北韩内所有日帝所有的财产作为朝鲜人民的财产移让于人民委员会，并主张不干涉一切内政。金日成为替苏联辩护，于47年8月15日这样说道：

“人民委员会并不是受某个外国的政治性干涉或是从外国输入来的权力形态，而是根据解放以后，朝鲜人民的倡议，由我们民族自己创设的，是朝鲜解放的产儿。人民委员会早已在苏维埃军队或美军进驻朝鲜之前，由朝鲜人民的倡议组织起来了。……今天这伟大的人民的委员会正在北朝鲜日益牢固地发展着。仅这样，就认为北朝鲜即将成为共产主义性的，不过是受某些外国的反动政治家影响的民族叛逆者、亲日分子们的罪恶的言辞和着魔的梦话而已。”

按这大胆的虚言推理的话，朝鲜人民是与苏联军的北韩占领毫无关系，而是在本质上自发性地创造了人民委员会，那么，这就一定与共产主义无关才对。但一般说来，一个政治组织的名称表示着它所具有的思想意识形态的性质。所以从名称上就可推测出人民委员会并不是“朝鲜人民倡议下”的产物，而是苏维埃政治制度的翻版。自从俄罗斯的十月革命以后，苏联出现

了人民委员会（政府）以来，这一用语已普遍性地被使用于各国共产党政权。按 F·C 巴克亨的表现来看，人民委员会不过是“作为苏维埃军队的一个政治包袱传递至其他国家的组织形态”而已。

这样的人民委员会即使在北韩，也是苏联军政的彻底的代行机关，处于军司令部时时刻刻的命令和严格的监督下。但苏联军司令部并没有通过这地域的共产党组织运行其和使其表面化。所以民族主义者占据的委员长的职位不过是虚位而已，就连这地位，自主性人士也没坐多久，不到几个月就都被清除了。民族主义志士曹晚植委员长的悲剧性命运也是早就被预定的。

三、共产党的整顿和强化

苏联军司令部于 1945 年 10 月 12 日发表了《北朝鲜驻军苏联第 25 军司令部声明书》。这声明书是苏联军进驻北韩后，首次将具体的施政方针明郎化的文件。声明明确指出“苏联军队不具有在朝鲜设订苏维埃程序或霸占朝鲜地区的目的”和“北朝鲜人民的公社财产处于苏联军司令部当局的保护下。”并阐明了允许组织反日民主主义团体和各种社会、文化团体，宗教意识和礼拜的自由，容许组织道人民委员会保安队等，以及所有企业所的工作保障和号召维持苏联军当局指令下的社会秩序等。这声明书是苏联军司令部保障北韩向“民主主义”方向发展的最初的公式性文书。

但是，这声明书的出笼正置在北韩各道，如前所视的人民政治委员会或人民委员会组织已全部完了之时，民主主义和自由的可能性逐步减弱的时期。声明书规定一切政治、社会团体的组织实施记录制，向当局提供记录团体的干部名单，这规定成为对结社自由的统制手段。这样允许组织和活动的“民主主义团体”，结果意味着是追随共产党及其路线的团体。这代表性的例就是朝鲜民主党的起伏。

苏联军司令部在向国际展示北韩是具有伏受政党制的民主主义社会的同时，制订了对内将城市的中小工商业者、中小农、知识分子、宗教人士归结于以后的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战略。这样的战略与苏联占领下的东欧一样。这样，奇斯查克夫意图性地归劝组织由以上声明书许可的“反日民主主义”政党，结果于 45 年 11 月 3 日创建了以曹晚植为党魁的朝鲜民主党。但苏联军司令部并没忽视将金日成派的共产主义者崔镛健置于副党魁职，将金策以金在民的假名根植于书记长兼政治部长这一核心性要职的渗透工作。

与朝鲜民主党组建的同时，平安南道人民政治委员会组建了由朝鲜民主党、共产党、无所属人士构成的联立政府。从东欧的经验看，联立政府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形态。这就是，第一为并非反苏的自主性非共产主义政党和共产党合作的纯粹型联立政府；第二为非共产主义政党虽没成为完全的自主性，但却维持着某种程度的独立性和发言权的半纯粹型联立政府；第三为最初由共产党支配的非共产主义政党是隶属于共产党的似是而非独立政府。

朝鲜民主党虽估计到了苏联军司令部的政治目的，而且在苏联军政下也很不确定，即使这样仍按不得不追求民主主义某种可能性的曹晚植的真心的决定出现了。共产党欲马上将此作为自己的卫星政党，还应等待党势的扩张和某种政治性契机。

朝鲜民主党在苏联军的威胁压力下虽委缩着，但仍坚持自己的独立性。而且在结党不到 3 个月，地方党部就遍及各道、市、郡、面，党员总数达到了 50 万。所以我们可以将平安南道人民政治委员会和此外的人民委员会规定为是纯粹型联立政府和似是而非联立政府中间的半纯粹型联立政府。

但这阶段并没持续多久。在不能支持 1945 年 12 月莫斯科三相会议上决定的信托统治案的立场上，曹晚植败下阵来。他被冠以“反动”的名义，没多久又被戴上了“民族叛逆者”的帽子。这之后，洪基畴等党内的机会主义性出世主义者一登上人民政治委员会的要职，半纯粹型联立政府就转换成了似是而非的联立政府。而且，共产党干部崔镛健被“选出”为朝鲜民主党的党魁，党名也变更为北朝鲜民主党。不用说，共产党决定了党指导部的选出和党路线，北朝鲜民主党成为共产党的所谓“民主友党”。曹晚植于 1946 年 1 月被监禁，以后行迹不明，党干部的大部分和许多党员选择了赴南的道路。至此，事实上，朝鲜民主党卸幕了。

在苏联军司令官奇斯查克夫队长指挥下，扶佐对北韩政策的幕僚有：军司令部民政部长官

安德烈·罗马宁科所长、他的代理人伊格纳契夫队长、民政府法务长官斯切奇宁司令、奇斯查克夫的政治顾问巴拉斯诺夫、军司令部的情报、宣传部长列伯蒂夫所长等人。对于他们来说，最紧迫的任务是建设作为无产阶级独裁政党的共产党。但这是一项艰难的课题。

解放以后，在朝鲜各地一部分共产主义者们从监狱、潜伏生活、工场、地下走出来与大势追随者、出世主义者、理想主义、转向分子等似是而非共产主义者相混合，在各地出现了篡改现有体制的组织体。在国内派中，如此被认知为的共产主义者人物是咸南的吴基变、郑达宪、李凤洙、朱宁河、金采龙；平安道的玄俊赫、金熔范、朴正爱、张时雨；黄海道的金德永。他们几乎全部都将以朴宪永为中心的汉城的朝鲜共产党视作党中央（本部）。汉城的朝鲜共产党是朴宪永的再建派在派别斗争中使李英、崔益翰、郑栢等长安派屈服后，于9月11日开始活动的。汉城作为韩半岛由来已久的政治中心，而且仍是将38线视作美、苏两军暂性警界线之时，所以朴宪永的“汉城党中央”具有不可争议的权威。

在国内，党组织正进行得如火如荼时，金日成、金策、崔贤、金一、安吉、林春秋、崔镛健等尾随苏联军陆续进入了平壤。起初称他们为苏联派，但为与后来的作为苏联军司令部的军政要员进来的苏联系韩人团体相区别，称作甲山派。而且，在延安设根据地，参加抗日运动，受到中共庇护的金抖奉、武亨、崔昌益、金昌满、朴孝三、尹公钦、许贞淑等朝鲜独立同盟系，世称延安派也从9月下旬开始分散性地回国。这样，在朝鲜，国内派、甲山派、延安派三大势力在幕后展开了党权斗争，这景象比南韩更为复杂。

在斗争中处于最有利地位的是国内派。他们在解放时不仅首先着手于组织，而且具有各个地域性的基础。不仅如此，他们还具有“汉城中央”这一背景。坐阵于韩国中心汉城的朴宪永在相当数量的言论家、学者、作家、艺术家等党势扩张上，掌握着绝对必要的理论部队和劳动者组织。

一方面，延安派虽没有国内基础，但接受了毛泽东的游击队的训练，尤其是积累了为民宣抚工作的经验，组织朝鲜义勇军对抗日帝，还有在中国内战中，名声显赫的武亨等军司令官。不管怎样，延安派的大多数都参加了1920年以后的抗日斗争，所以在共产主义运动的经历上，远远超过了金日成派。尾随苏联军回国的金日成派不具备统览南北的大众性支持基础，也没有理论家和组织者，是一个远离子韩国社会的存在。紧接着如果党内领导权的斗争能自由进行的话，他们就不能成为国内派的竞争对手。但他们受到了苏联军司令部的强烈而坚决的支持。

四、 金日成的登场

金日成是在何时、怎样进入朝鲜，以及解放后数年间尤其是40年，在哪儿都做了些什么，关于这些朝鲜的公式文书仍回避着。据劳动党自1952年4月10日在《劳动新闻》最初发表的《金日成将军略传》中说，他于1933年联合东满抗日游击队和南满抗日游击队组织了朝鲜人民革命军。还有官用《朝鲜近代革命史》（1962）说，他“与解放的同时……率领朝鲜人民军，在盛大的欢呼声中凯旋祖国”。但是满洲地方却说在历史上不曾存在过朝鲜人民革命军，他也并不是率领朝鲜人民革命军在人民的欢呼声中凯旋回国，而是极秘密地回了国。

他第一次在大众前露面是在45年10月14日“欢迎金日成将军平壤市民众大会上”。他的本名为金成柱，1912年4月15日出生于平南大同郡万顷台。所以他回国时不过是一个33岁的青年而已。本来在满洲有很多使用“金日成”这一名字的抗日志士。所以，在绝望中期待祖国光复的韩国人心中，“金日成”早已成为传说性人物。金成柱也是人们互称的人物之一。

这样，金日成因金成柱的名字，在平壤市民众大会上受到了热烈的欢迎。之后，他就开始被塑造成抗日游击队的英雄。赞扬他的短篇斗争记层出不穷。据李那永的《朝鲜民族解放斗争史》看，他在少年时代随父到满洲，在吉林于30年毕业了敏文中学，而后从1931年任共青东满洲特别区秘书开始从事革命活动，并于那年加入了共产党积极地展开了革命活动。后于1932年初在安图县组建了最初的抗日游击队伍。又于1934年以东满抗日人民游击队为中枢，统合在南满和北满活动的抗日游击队，创设了朝鲜人民革命军。

但因为金日成所加入的共产党是根据国际共产主义一国一党原则，朝鲜共产党组织直到1930年9月都溶入于中国共产党，所以不可能不是中国共产党。这样一来，他所属的抗日游击队当

然就是中国共产党指挥下的部队了。从 30 年代的资料看，据说他是 1934 年 5 月组织的中共党东满特别委员会直辖下的东北人民军第二军第二独立师第二团（1934 年 5 月组织）的政治委员。而且，有的史料还记录了他历任东北人民革命军后身的东北抗日联军（1935 年 10 月组成）第一陆军第二师长的事。但是北韩从初期开始就最大限度地隐瞒了这些事实，以东满洲为舞台像壮观的投影一样展示了他的神话性朝鲜人民革命的爱国性抗日武装斗争。

解放后，在他自己不小心说露嘴的发言和其他资料中，确认了 1941 年他迫于日本关东军的讨伐作战而逃往苏联，在那儿接受苏联军的军事、政治训练直到 45 年 8 月的史实。但正是他的入苏史实被极秘密地掩盖着，即使在苏联党、政府的任何公式文书中也不曾揭发过此事。他的经历在解放以后至今经历了连续的夸张、隐蔽、删除、创作的过程，到了无法识别什么是什么的程度。

从金日成于 45 年 10 月 14 日公开在大众前亮相以来，苏联军政下的大众媒体纷纷总动员用献辞、诗、歌、口号、戏剧、斗争记等讴歌“这民族的英雄”、“英明的指导者”的光荣的过去和未来。今天对金日成狂热的个人崇拜也早已从他入北韩开始，在苏联军司令部坚定不移的目的意识中，被制造出来了。这时已在北韩埋下了即将开花结果的一人独裁的祸根。

但这对于苏联来说是理所当然的。斯大林在挑选苏联军占领下的共产主义指导者时，原则性地排除了感染于民族主义的土著共产主义者，尽可能地挑选了亡命于苏联，接受政治训练，准确无误地彻底服从于克里姆林的人。大战后的东欧历史即证明了这一点。这样看来，朴宪永、玄俊赫、崔昌益等早已是眼界外的人物了。

作为苏联必要的解放后的北韩指导者，不仅应是在韩国的抗日民族运动中享有最高权威，而且也应是与苏联保持密切的关系、能让斯大林信任的共产主义者才行。找不到这种指导者的苏联就选择了 33 岁的金日成，并计划将其培养成具有神仙似统率力的神人。而且认定其是在逃往苏联并与其一起受训的金策、崔镛健、林春秋等同志中最优秀的。一部分人认为，苏联选拔金日成为未来指导者是苏联看过 10 月 14 日他在平壤市民众大会上得到热烈欢呼之后，才最后作出决定的，但于 10 月 10～13 日秘密召开的朝鲜共产党东北五道负责人及热诚者大会论证了这种见解的错误。

金日成于还未在大众亮相前的 10 月 13 日，出席了这秘密大会并发表了关于民族统一战线的演说。在这里他以领导者的高姿态论述了为强化共产党而应采取的民族统一战线。演说内容虽在以后进行过修正，但他参加这如此重要的党秘密会合，并进行了纲领性的政治演说这一事实论证了他作为党指导者的位置也已内定了。但是他还应在党外。这是因为高呼超党性大团结，首先应具备全民族性领导者的声望，同时在没有国内基础的条件下，进行同志归合工作，为今后的权力斗争做紧锣密鼓的准备是有利的。

五、从北朝鲜临时人民委员会到“共和国”

在朝鲜共产党西北五道负责人及热诚者大会上，苏联军司令部出席了罗马宁科所长及伊格纳契夫队长。虽然还未对外公布此次大会讨论的内容记录，但重要的是在此次会议上，创设了朝鲜共产党北朝鲜分局。党中央依然在汉城，认为汉城的党中央承认了北朝鲜分局的设置，是当时北韩方面的记录。但是北朝鲜分局的设置，事实上由来于即将在北韩组织一个有别于汉城的共产党，并欲使金日成掌握指导权的苏联军司令部的意图。说起来，就是要在共产党内部划 38 线。但是，必须遵循国际共产主义的一国一党原则的苏联军司令部不能否认汉城的党中央，所以，创设了以分局为名，实际上是北朝鲜共产党。

一方面，支持汉城党中央的吴淇变、郑达宪等国内派，以北朝鲜分局的设置会导致党的分裂为由，试图抵抗，但苏联军司令部设置分局的计划是坚定不移的。之后，他们国内派被金日成冠以沾染“宗派主义”、“个人英雄主义”、“地方割据主义”、“自由主义”的恶习分子之名，遭到金日成阶段性的扫荡。但还不能围绕分局设置而使党分裂。这样，金熔范（苏联盲从派）当选为党责任秘书，吴淇变（国内派）和武亨（延安派）当选为第二秘书。金日成虽在党指导部外，但朝鲜共产党北朝鲜分局已成为今日朝鲜劳动党的母体。所以，他将形成这母体的朝鲜共产党西北五道负责人及热诚者大会的召开日，即，1945 年 10 月 10 日定为朝鲜共产党的创党

日，并盛大地纪念着。

苏联的意图是很明显的。这就是以金日成为中心整备北韩内的分散性地方组织，在北韩创建一个与朴宪永派所掌握主导权的汉城的朝鲜共产党毫无渊源的新党。

朴宪永派的汉城的朝鲜共产党自认为是继承了1920年~30年国内共产主义运动的传统。但是对于没有加入这运动经验的金日成来说，不创建新党的话，就不能具有能掌握解放后共产主义运动主导权的权威。他在苏联军政的保护下，采取了一边敏捷地扩大强化自己的势力，一边掌握党的主导权的态势。

1945年12月17日~18日召开了朝鲜共产党北朝鲜分局第三次扩大执行委员会。在这里，金日成紧接着被“选出”为党责任秘书。至此，他占据了思想意识形态、组织、纪律方面的支配权。在这委员会上，他通过《对于北部朝鲜党工作的错误和缺点》这一类似于序言的报告，批判了许多党干部。委员会根据他的报告，通过了“对于北部朝鲜党工作的错误和缺点的决定”。“决定”指出，“在解放以后的3个月期间，本党员数已增加至7千名”。实在不是很惊人的数字。但是，这少数形成了支配全北韩社会的独裁体制的骨干。这是北朝鲜分局创设仅两个月之后的事。作为他潜在性敌人的玄俊赫已于45年9月下旬在白洲大路巷被暗杀。吴洪变和武亨也先后于46年1月和7月纷纷被从党第二秘书职上排挤出去。金日成独裁体制开始确立。

在金日成掌握党权的同时，朝鲜共产党北朝鲜分局的名字也在不知不觉中被抹杀掉，而代之以北朝鲜共产党的名字。因为平壤的“北朝鲜分局”的名字内含有从属于汉城“党中央”的意义，所以，他当然没理由一直用分局的名字。之后，北韩的所有出版物都将朝鲜共产党北朝鲜分局的名字事后改作为朝鲜共产党北朝鲜组织委员会，伪造了历史。这样的伪造分明是要展示北韩的共产党组织是在与汉城无关，而是在金日成的指导下独自开始的这一意图上，自发实行的。从以金日成为首脑的党体制运行开始，开始了欲将朝鲜共产主义运动的革命传统从他的“辉煌的抗日武装斗争”确立的政治事业。这样，直到今日，创作了无数关于他抗日游击队的神话，在这过程中，开展了金日成的个人崇拜。他所说的“新型的马克思——列宁政党”就这样开始起步了。

金日成在成为党责任秘书以后的发言中最为重要的是，宣言为实现统一的、民主主义独立国家，在北韩创设“民主基地”的部分。民主基地意味着共产基地。后来，将这称为“革命性民主基地”，规定为是南北统一的“决定性担保”。他的民主基地路线是最初的非党派性的，而后从稳健的说明渐渐转换为含有战斗性的思想意识形态性说明。

1948年3月8日他说道：“在解放以后，党应利用苏联军进驻的有利条件在北朝鲜……促进民主建设，以便逐步完全解放朝鲜民族，将在北朝鲜建设一个为把朝鲜建立成富强的、自主独立国家的坚固的民主基地规定为基本的政治路线。”

但是金日成的这种民主基地战略并非是新创或独创性的。在一国或一个地区构筑强大的共产主义基地后，以此为据点，将革命输出于所有可能的地方是10革命以来布尔什维克的传统性方法。斯大林以铁的墙壁巩固了为在韩半岛分担接受日本军投降的任务而划分的38线，使北韩从南韩的统治中隔离出来，促进了急速共产化的政策。金日成不过是用民主基地路线实践了斯大林的政策而已。

金日成掌握党的指导权，使斯大林的对北韩共产化政策步入了正轨。但是，金还在政权之外。他在成为党责任秘书还不到两个月，就登上了政权的最高席位。即在1946年2月9日北朝鲜临时人民委员会成立时，他就被“选出”为其委员长。他宣布北朝鲜临时人民委员会为“北朝鲜的中央主权机关”。临时人民委员会在组织上的基础，就是已准备好的地方人民委员会。苏联军进驻北韩后以“民主主义秩序”为名，实际上树立了斯大林的秩序，作为其划时代的措施，成立了北朝鲜临时委员会。那么，“北朝鲜的中央主权机关”意味什么呢，这就是北朝鲜单独政权的母体。

苏联军进驻北韩还不到半年，就匆匆成立作为北韩单独政权母体的北朝鲜临时人民委员会的理由是很明显的。这就是对莫斯科三相会议决定在韩半岛成立统一的、民主主义临时政府的对应措施。苏联军司令部在临美、苏共同委员会的第一次会议开幕之际，成立了北朝鲜临时人民委员会，强制实行在这名字中被称为“民主改革”的包括土地改革在内的一系列布尔什维克化全阶段政策后，使其既定事实化，准备随时排挤任何不以此类型的政治、社会、经济制度为基础的统一政府。当时在南韩，围绕赞成、反对信托统治问题，政界陷入一片混乱之中。苏联以北朝鲜临时人民委员会的成立，首先加强了对美国的政治攻势。金日成在迎8.15解放一周年时，发表了如下演说：

“……我们人民在北朝鲜于今年 8 月真诚代表全体人民的意思和利益，组织了作为中央主权机关的北朝鲜临时人民委员会。北朝鲜临时人民委员会是根据关于朝鲜问题的三相会议的决定，奠定了建设民主主义新政府的基础，在促进成立朝鲜统一的、民主主义政府的同时，也是为统一指导北朝鲜所面临的行政事业而组织起来的。……”

其中，“为统一指导所面临的行政事业”，而组织起来的必要性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并没有解释在连选举都没有的情况下，按苏联军司令部的战略，匆匆拼凑起来的北朝鲜临时人民委员会是怎样“真诚代表全体人民的意思和利益的”，还有在尚未召开美、苏共同委员会本会议的情况下，北韩单方面成立的委员会是如何“根据莫斯科三国外相会议的决定”，成为建设民主主义新朝鲜的基础的。结果，金日成（苏联）固守着按莫斯科三相会议的决定，成立的朝鲜统一的、民主主义临时政府应成为北朝鲜临时人民委员会型民主主义政府是不可替代的基本原则。

但是，有必要示威北朝鲜临时人民委员会，不是只有共产党的政权，而是将社会的各阶层都包含于统一战线的联立政权。在非共产主义政党上，形式上还存在着北朝鲜民主党。但是，只以此并不完备。这样在 46 年 2 月 8 日出现了北朝鲜天道教青友党，3 月 30 日出现了延安派的朝鲜新民党。其中除去青友党的 3 个党加入了北朝鲜临时人民委员会，所以，这具有联立政府的形象。但是，共产党以外的 3 个政党都不过是共产党的卫星政党而已。这样，联立政权和共产党一党独裁政权的差异成为外观上的差异。

北韩从苏联军进驻之后，在各道组织人民（政治）委员会开始，就宣传这些是加入民主主义统一战线的伏受政党的政权机关，但事实并非如此。苏联组成统一战线的方法绝对不是单纯的。在非共产主义政党或在各社会团体内，将具有自主性的领导者冠以“反动分子”、“民族叛逆者”或“人民敌人”的恶名驱逐肃清后，如果这类政党或社会团体服从于共产党意愿的话，那时才能形成作为象征广泛的民族性团结的共产党支配下的统一战线。还有统一战线的高职位都平均地分配于共产党干部和他的追随者们。不论是东欧还是北韩都如此。在北韩，这样的统一战线直到 1946 年 7 月 22 日才根据金日成的提议，以北朝鲜民主主义民族统一委员会为名组织起来。这里虽包含有 4 个政党和 15 个团体，但除共产党以外，不过都是共产党统治的外廓团体而已。

金日成于 46 年 2 月 8 日发表了北朝鲜临时人民委员会应实行的当前课业。而后于 3 月 23 日在汉城召开第一次美、苏共同委员会时，作为即将成立的统一民主主义临时政府的政纲，扩大了 11 个当前课业，揭示了所谓《金日成将军 20 个政纲》。他以此为基本方向，步入了坚决实行号称反帝反封建性的民主改革的一系列布尔什维克化的准备阶段政策的道路。这是通过包括《土地改革法令》（1946. 3. 5）在内的《重要产业国有化法令》（1946. 6. 24），《劳动法令》（1946. 6. 24），《对于男女平等的法令》（1946. 7. 30），《选举法令》（1946. 6. 4），《对于发挥个人企业创造力的决定书》（1946. 10. 4）《农业现物税法令》（1946. 6. 30）等实施的。在这些法令中，意识性地排除使用了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等用语。就此，它预示着共产党在过渡期是怎样实践其最低纲领（最低目标）的。

在这虽无暇讨论这些问题，但通过“反帝反封建的民主改革”，创造了北韩社会能转向“列宁式”社会主义的前提条件。但是，当时的北韩在党外被严格禁止着这类“民主改革”与社会主义有关系，或在土地改革之后，农民的个人所有地将成为集团农场等说法。金日成在 8·15 解放两周年纪念会上，发表了土地改革好象与共产主义毫无瓜葛的话，如下：

“……认为解放后在北朝鲜……实施了将土地无偿分配给农民并使农村经济根本变革的土地改革，就等于是北朝鲜实施了共产主义，这只能被视作是与反动地主相勾结的民族叛逆者、亲日分子们的发狂和恶质性、煽动性的痴人说梦而已。”

所以，在党的初期纲领中，连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这一用语都不曾涉及过。如此苏联（金日成）在当时隐藏社会主义，还未在大众前提出是因为共产党是少数派，所以对非共产主义的多数势力感到不安。另外，是因为有怀柔统一战线内非共产主义者的必要性。他认为是日本帝国主义者对社会主义的恶宣传，所以将责任转嫁给他们，又说：“如果我们叫嚣解放后，在朝鲜建设社会主义的话……人民可能连我们的边都不会接近。”

与日帝对欧美的自由主义、民主主义一样，也对苏维埃社会主义进行过恶宣传是事实。但是，在北韩对社会主义更为恶宣传的并不是日帝，而是苏联进驻军的丑行，是通过苏联军司令部的统治，经历的“社会主义”和以苏联军为背景的共产党的一党独裁。

但是，少数派共产党在北韩大力度地强制实行了布尔什维克式的民主改革。完成“民主改革”的北朝鲜临时人民委员会迎来了向比现在更高阶段的政权机关发展的时机。这政权机关就

是1947年2月成立的北朝鲜人民委员会。因为这是通过选举程序成立的，所以没有了“临时”的规定。因为，要在共产党的独裁体制上确保民主主义的正统性，所以，及其重视形式性的选举程序。这样于47年11月3日实施了道、市、郡人民委员会的选举。北韩一直强调着这选举是我们国家的第一次民主选举的历史性意义。据说有权者的99.6%参加了选举，候选人在各选举中以最少95.4%的得票当选。这“民主选举”是只寻问单一候选人赞成或反对的所谓黑白函选举，是没有选举权的选举。这样，由当选的委员于47年2月17~20日组织了道、市、郡人民委员会大会，由其代表创设了北朝鲜人民会议，并于21~22日组织了第一次会议，创设了以金日成为委员长的北朝鲜人民委员会。

六、 结语

上述金日成政权的展开过程到后来成为理论化。即，其第一阶段的北朝鲜临时人民委员会“作为由劳动阶级领导的深入民主主义民族统一战线的人民政权，是实行人民民主主义独裁机能的政权。”第二阶段的北朝鲜人民委员会作为进入北韩的“第一个无产阶级独裁政权”，在其指导下“北朝鲜人民进入了转向社会主义的道路”。还有，作为第三阶段的之后出现的“共和国政权从第一天开始就不断地强化了无产阶级独裁的机能”，在劳动党的领导下，“发挥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作用”。据这繁杂的思想意识形态性公式看，在北韩，北朝鲜临时人民委员会，即，人民民主主义政权出现于解放六个月后，在其后的一年时间内，便发展成北朝鲜临时人民委员会，即，无产阶级的独裁政权。但是，人民民主主义独裁也实行了无产阶级独裁的机能是今天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解释。无产阶级终究是共产党的独裁。这样看来，北韩是在解放六个月后（46年2月）进入共产党的一党独裁下是金日成的理论家都共认的。

1947年10月美、苏共同委员会最终决裂了。苏联把所有责任都推到美国身上。这样，在11月18日组织的北朝鲜人民会议第三次会议上，决定了制定朝鲜临时政府宪法草案，48年2月6日组织的人民会议第四次会议，又决定了将由宪法制定委员会制成的宪法草案回交给“全人民讨论”，同时，决定创设朝鲜人民军，这样，于2月8日创设了人民军。这里，有必要注意一下军队先于“人民共和国政府”成立之前被创设的史实。48年4月29日，北朝鲜人民会议特别会议承认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先于南韩，成立政府计划按预定急速地进行着。

1948年8月25日进行了最高人民会议的选举。有权者总数的99.97%参加了投票，98.49%向候选人投了赞成票。为什么不是100%呢，这是很奇怪的。选出了221名的代议员。有人捏造这选举在南韩也有有权者的77.5%在地下参加并选出了1080名的人民代表。又有人主张说，选出的南朝鲜人民代表们于8月21~26日在海洲召开了“南朝鲜人民代表者大会”，并选出了360名的代议员。这样，由选举产生的南北总共572名代议员参加了9月2日召开的最高人民会议第一次会议，宣布“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创建，于9月8日通过宪法后的9日承认了以金日成为内阁首相的各议员名单。金根据他自己捏造的南朝鲜人民的77.5%参加了最高人民会议选举，认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一个贯通南北的统一政府，并主张其正统性。对此没有评论的价值。

与此同时，在北韩，诞生了斯大林的卫星国。直到现在，苏联仍在对外发言中宣言并没有向他国输出共产主义革命或强迫实行苏维埃制度，而是尊重他国主权，绝不干涉内政。但是，直到1956年为止，北韩仍赞扬苏联是自由和正义和和平的象征，是真理的源泉。苏维埃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斯大林的统治被冠以善意的幌子，无法成为批判的对象。金日成的统一政策与苏联的反美政策是表里关系。北韩的意愿就是苏联的意愿，金日成的声音就是斯大林的声音。金日成政权不是代言朝鲜人民，而是代言苏联。而且北韩的政治体制是照搬斯大林主义体制的优点和缺点的全体主义性独裁体制，是围绕苏联这一伟大太阳转的又一颗小星。

今天，在北韩，仍旧推出金日成的主体思想，格外强调自主性。但，这是以斯大林死后的中—苏论战为契机，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呈现多元化现象、“社会主义”阵营四分五裂、各国共产党追求独自性路线的环境中出现的新事态。至1953年3月斯大林死亡止，金日成政权一直盲从于苏联。